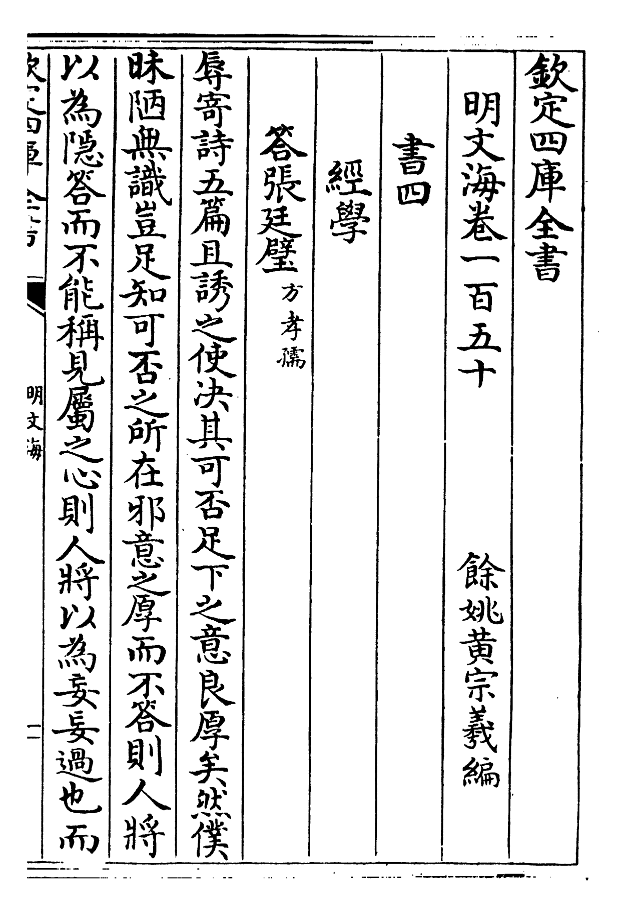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　　　　餘姚黄宗羲編

書四

經學

答張廷壁　方孝孺

辱寄詩五篇且誘之使決其可否足下之意良厚矣然僕昧陋無識豈足知可否之所在邪意之厚而不答則人將以為隱答而不能稱見屬之心則人將以為妄妄過也而

隱過之尤也足下吾友也固將有以正吾過試妄言焉而求正之可乎足下之詩刻削森秀為世俗異味其辭信奇矣苟得此於世俗之士方推譽之不暇而僕安敢言今足下眇然有志乎古凛乎其非世俗之人也倘不以古人之所至者為準則為畀足下矣而僕安敢不言葢古人之道雖不專主乎為詩而其發之於言未嘗不當乎道是以雅頌之辭烜赫若日月雄厲若雷霆變化若鬼神涵蓄同覆載誦其詩也不見其辭而惟見其理不知其言之可喜而

惟覺其味之無窮此其為奇也不亦大乎而作之者初非求為如是之奇也本之乎禮義之充養之乎性情之正風足以昌其言言足以致其志如斯而已耳後世之作者較奇麗之辭於毫末自謂超乎形器之表矣而淺陋浮薄非果能為奇也稚子刻雪以為娛目之具當其前陳非不可喜徐而察之蕩而無遺尚焉取其為奇也哉足下之為奇固非此類然旨近味漓乏和平温厚之韻得非所質之本末甚充而從事於奇麗之末故邪不本

之務而求攻於末是猶棄木之根而蟠其枝以為美欲其華澤茂遂弗可得矣故聖賢君子之文發乎自然成乎無為不求工奇而至美自足達而不肆也嚴而不拘也質而不淺也奧而不晦也正而不窒也變而不詭也辯而理澹而章秩乎其有儀煡乎其不枯而文之奇至矣然聖賢君子曷嘗容私於其閒哉盈而流激而發不求而自得者也足下於此固已知之矣而出言命意未免有艱苦澁滯之態者求於言而不求於言之所從出

無惑乎其難也今天下學者靡靡焉惟習之所同潛竊陽剽無所顧忌以為能詩不可勝數欲其知所趨向由大路而不失驅馳之節者舍足下莫先焉而僕猶僭有所言多見其妄也雖然不知而妄言僕誠過矣使妄言而偶有益於人豈非好古者之所樂聞乎昔有貴人之子病蠱而求藥於醫醫偶岀其妻以毒鼠之藥付之貴人之子服而且泄既而疾良愈自醫者言之其藥信妄矣自愈者言之孰知其妄與否乎僕嘗怪風俗頽巧相

師為佞至於朋友亦以諛悅為忠近得陳元釆書殊有箴教之益切中吾病為之喜而忘食如吾子所戲粉飾繪畫以為古人復生令人慚闕歸乎庸衆人之域今得元釆而後知之所望闕之兄愛也無以為報適有近詩十章及勵志詩十章今以寄元釆足下幸一閲之以僕之懐元釆闕

闕以為教而不怪其為妄發也五詩中哭許士脩詩最闕之他詩用韻多有與古人異

者行辭有未妥帖者考之漢魏諸作必自得之此特末
失耳茍得其本當知鄙言果非妄也

與友人論井田　方孝孺

僕向者僭不自量竊傷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大典墜地
已久見今國家法立令行寔足以乘勢有為舉而措之
無所難者故著論井田之事可復不疑僕雖不才亦嘗
三思之而熟究之非偶為是夸談也然每患有志者寡
無與討論講明者始見吾子行淳貌古心獨慕焉以為

可語斯事故出而示之意吾子異於流俗人今吾子乃不察其道而横為異辭以非之謂不可行於今此流俗人之常言僕耳聽之而幾聵者也吾子安取而陳之哉且人之言曰古法有不可行於今者若井田是也斯言甚惑也古之時席地而食手掬而飲歃血而啗毛衣皮而寢革為巢為窟以相居拍手鼓腹以為樂此其不得已也固不若後世宫室鐘鼓服食器用之美且適也若此者非惟不可行亦不必行以其非中制也若井田者

更三四聖人而始大備酌古今之中盡裁成之理生民之鉅方禮義之所由立也古者之世富庶勝於今風俗美於今上下親洽過於今國之盛强且久過於今曷為而不可行哉人又言曰禹之洪水桀紂之暴虐人民稀少故田可均夫古之時人民之衆後世莫及井田雖未行而人安其業其端已見矣桀紂之暴非若秦隋之糜爛其民也湯武誅其君而已非若戰國秦漢之際殺人盈城野民何為而少哉今天下喪亂之餘不及承平十

分之一故均田之行莫便於此時而吾子乃援王莽嘗行證之以為不可益謬矣且王莽之亂非為井田也欺漢家之老母而奪其璽稱制於海内海内之人憤怒思剖其心而食之故因變奮起使莽不行井田海内亦亂莽亦誅死於井田何有哉吾子又謂漢唐不行今欲行之難矣尤非知本之論也漢唐不行者非不可行也未嘗行也漢高祖之世可行也而時無其人導之唐太宗有志於三代之盛而魏徵之流未知先後不能輔之以成

大業孰謂不可行也流俗之謂不可行之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絶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强欲堙旱夷髙以盡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以北平壤千里畫而井之甚易為力也東海有魚曰鯤身如丘山動則雷震游則濤湧檣井之蛙未嘗識也伸其股而自詫曰東海寧大於井乎鯤魚之大孰若吾股乎今未知天下之故而曰井田不可行者是

橋井之蛙之類也且僕鄙固之意以為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義者非虛語也仁義之行貴人得其所今富貴不同富者之威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鉗小民之財公家有散於小民小民未必得也有取於富家者則小民已代之輸矣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二者皆亂之本也或難僕以為陳涉韓信非有陶朱之富而豈富者為亂哉以此論井田䟽矣是殆不然井田之行則四海無閑民而又有政令以申之德禮以化之鄉胥里師之教

不絶乎耳苟取暴征之法不及乎身何苦而亂乎使陳涉韓信有一廛之宅一區之田不仰於人則且終身為南畝之民何暇反乎僕故曰井田之廢亂之所生也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吾子欲舍井田而行仁義猶無釜而炊也決不得食矣夫不以釜炊雖愚婦知其不可不以井田為治士大夫安之豈智顧不如愚者哉抑習俗之移人也俗之降衰日趨而日下特立而不變者惟豪傑之士能之吾子儼然在縉紳之列不務明聖人之

道以淑來者而非先王之制甚爲吾子不取也僕訥不善爲辯性頗質又不喜爲媚故直以故告吾子孟子不云乎不直則道不見然則僕亦非過也將以明道也吾子倘有疑於心當以見教僕尚能終其說

答閔鄉葉教諭　方孝孺

郡守王公至辱示以劉翰林黄伯生所爲詩集序且俾有述焉物之美者無所待於外有待於外者皆恃不足之心者也照乘之珠盈尺之璧不幸而寘諸泥塗瓦礫

之中其光氣之晶瑩朗潔者固在及識者得而有之雖棲之於故篋襲之以敗絮連數十城之價自若也若夫藉之以良錦韜之以文匵盡飾乎其外而彰其美以示人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執事之詩僕雖未獲見而伏讀之然因二君子之言而求之盖可以無待於外者也茍無待於外雖二君之言已為過而況復有待於無能之辭乎且古之所謂序云者盖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篇端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是也小序或

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為經文之累者亦不為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賢士聞人之為序猶不能有益於經況今之為序者能有益於執事之詩哉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者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緼而歎惜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揚雄之傳又直自述已意以抒其奇偉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能詩

者莫如李白杜甫甫詩當時無序者白詩李陽氷於其既沒嘗為作序然其有無不足為二子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惟韓退之偶然一言推尊二子至今人誦退之之文而知李杜之不可及夫執事之詩信美而可傳則不求於人可也或自序其意可也以待後之是非可信萬世如退之者之一言亦可也何其擾擾於世俗之求哉且僕少而不專於學長而奔走於虛譽無暇以學及今粗聞先聖人之道而欲從事焉其所學既不在乎

文而於文復厭棄不省故陋於文者舉世莫僕若也加之闇昧庸劣無適時之資掛名庠序食斗祿以活養妻子言不足取信於天下執事過聽而求之何為計之疏也雖然今之儒衣冠者不為乏人以文辭自任者麻列於周秦之疆不彼之求而於拙訥無勢者有望焉執事之心殆非偶然者僕雖不能言烏敢卒受於吾言乎哉第執事之詩足以自信而僕又未之見且劉黃既序之矣是以未能承命倘未即見絕或以草本相示使得窺

賦咏之大端庶幾可發舒所欲言譬猶故篋敗絮以藉重寶而增榮則區區之願也太守志行甚美可為湖學薦紳賀屬患眼無聊不能一一

答許廷慎 方孝孺

往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窺見胸中之一二去年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壁二子問足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為奇才至說足下輙弛然自愧以為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窺之不妄近在王脩德所

得所錄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未果寓目輙引去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里恒往來於懷及到此獲歲寒事記於友人家覽數行而大驚喜命意持論卓卓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耶斯文世以為細事然最似為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為所記憶時時迫蹙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耶不然何獨忌此而悅彼邪如僕自

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為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
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為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
適無所苦而騣騣焉欲抉發奇秘以與造化爭也然其
取忌亦太甚矣得徼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為斯文喜竊
以為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顧於道何如耳寧論利害
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成其學載籍
所該大半皆不得意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崇大又安
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為無窮之幸而恍之於俄頃

者非甚棄之耶此可爲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解耳左民多稱王徵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適見其弟晃仲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凡也僕侍祖母故来此其詳有所難言

答胡懐秀才　方孝孺

往年在浙東獲交才俊間其最善者眉山蘇太史平仲臨海葉刑部夷仲浦陽鄭楷叔度天台林右左民趙象伯欽陳叔英元采王琦脩德日夕相與周旋論議倡酬

往復沉潛乎天人之奥博觀乎興廢之理追琢乎行業而浸灌乎文章意氣乎治無所覬慕體不待粱肉而肥心不待絲竹而暢十餘年來亡落者數人餘多散處他所然猶時得以書疏相講切當憂而遇笑方思而暫釋未甚於窮獨也及居山南木石之與徒猿猱之與儔心欲言而口莫與談足欲行而物莫與娱諸生講授經義畢輙瞑目危坐或取古書緩讀徐吟間有所得無從告語惟仰觀霄漢默默悟遣郡府以朝命燕集不可拒往

就末座官僚强飲以酒譁詞盈耳優戲在前未嘗為之啓齒一笑頽自意無復追曩者之歡矣去冬之長安見唐愚士為之欣喜又於愚士舍見足下文章益覺胸中慰悦然未知足下之深也今乃辱惠書千餘言陳述反覆筆勢流動上思古人下慨當世偉然有奇丈夫之風自入秦且三年未曾有一人以文相貺豈意乃得之於足下乎撫卷熟覽出入懷袖數日不能舍儼若重見往時諸君而接其聲容也文章於士子最為末事然非有

得於古聖賢之意者不能世之學者衆矣其用志不專
探索不精聞見不博攻習不久而能得聖賢之意者無
有也是以吾少而好觀人文非止以其文蓋將因其文
而察其所存與之共進於斯道也覽足下之文於道信
有志矣然而屢稱古之文人則是所向慕猶有所偏也
賈生韓退之年三十餘已卓卓然樹立信如足下之云
然使斯二公者得聞聖人之道而進於曾冉之列則其
賢當何如哉僕鄙陋自度不足班古人而年來長閉口

不復及天下事於政教舉措得失漫不復解而篤信六經有所為也以之為權衡有所疑也以之為著龜惟愚不足達世之機變甘以鈍拙自守人見其如此亦多竊笑之又素伉直不耐與富貴人俯仰有勢位者或欲招致閒具不善諂屈亦往往不合欲如賈生之亟談世事固不能如韓子之汲汲於得位尤不暇也而足下乃以賈韓相儗烏可當哉然賈生之勸漢文以寬大韓子之酷排異教尊孔孟竊有志焉使天或將康斯人明斯道

他日倘萬一有成未可知也而不敢望也凡人當少壯時志意才氣百倍及年益增力益衰則沮謝隕穫有悔往歎今之心如賈之長沙韓之潮陽其英鋭之姿亦少減矣聖人大賢志氣隨日以强徳業與時而加故有進而無衰既老而彌明僕之得乎天者未可知已之可勉者則猶有可進之地安知果不若足下之所期哉僕今三十六固為未衰足下少三歳使三歳之中日有所得其於追僕而出其前猶騁駃騠蒲梢而逐伏櫪之駑馬

特易易耳所願者先乎道而後乎文脩飭其身心而無預斮乎聲譽則僕之所見將有大過於今者矣喜慰其可量邪比懶作書尤不敢論古人於足下有言不能默默然世俗之難言也久矣足下其勿以示人恐衆人之竊笑也

答王秀才 方孝孺

前辱見臨且徵僕文以觀僕嘗閔世人不務學道而喜言文故有所論述恥為人出之以吾子不憚重山鉅海

來造吾廬意氣愿款非世俗輩可及特出舊作以答雅意且冀指列其疵失以相發明今乃惠書猥有所稱美而以學文之說為問僕豈能文者邪何吾子問之異也今天下雖乏奇才異能之士操筆執牘自負以為文人者不可勝計吾子有問焉彼將有以告吾子不彼之即而此之求所謂學稼於工求魚於獵者也使效其所得豈足副見問之意乎雖然世俗之文僕雖未之學若古人之文僕嘗學之矣試為吾子言其所知凡文之為用

明道立政二端而已道以淑斯民政以養斯民民非養不能羣居以生非教不能别於衆物故聖人者出作為禮樂教化刑罰以治之脩其五倫六紀天衷人極以正之而一寓之於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心見於詩書易禮春秋之文者皆以文乎此而已舍此以為文者聖賢無之後世務焉其弊始於晉宋齊梁之間盛於唐甚於宋流至於今未知其所止也唐之士最以文為法於後世者惟韓退之而退之之文言聖人之道者舍原道

無稱焉言先王之政而得其要者求其片簡之記無有焉舉唐人之不及退之者可知也舉後世之不及唐者又可知也漢儒之文有益於世得聖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賈誼攻浮靡綺麗之辭不根據於道理者莫陋於司馬相如退之屢稱古之聖賢文章之盛相如必在其中而董賈不一與焉其去取之謬如此吾不識其何說也苟以其文末粹耶則艱險之元結俳諧之李觀且在所取矣如之何其去二子也苟以其所述者王霸之道不

敢列之於文人之後邪則孔子孟子固與荀卿屈原李斯並稱矣安在其能尊二子也退之以知道自居而於董賈獨抑之相如獨進之則其所知者果何道乎然相如雖陋其辭賦猶皆有為而作非虚語也近世則不然一室之微號之以美名輙從而文之視其名紛然雜出皆古之所未聞考其辭輕俳巧薄皆古人之所未有而求者以是望於人作者以是夸於時似有所為使相如之奴隸見之且將棄去而今之士莫知其為非此又退

之之時所無有者也僕竊悲其陋故斷自漢以下至宋取文之關乎道德政教者為書謂之文統使學者習焉違乎此者雖工不録近乎此者雖質不違庶幾人人得見古人文章之正不眩惑於佹常可喜之論祛千載之積蠹為六經之羽翼作仁義之氣擯浮華之習以自進於聖人俾世俗易心改目以勉其遠且大者窮居少暇未有所成吾子誠有志乎古人之文則願勿溺於世俗勿為一時毀譽所變勿以道德為虛器勿以政教為空

言則文可得而學矣不然則世之能文者孰不可問僕之昧昧豈足副所求耶

答錢羅二秀才 方孝孺

二君足下某年少謬掐士大夫口舌騰譽心甚不喜得二兄書大有所稱擬滋不欲當苟遂默受恐鄙陋之指不足以曉左右故不免復有所云古之言禮者曰儗人必於其倫若南宮适以禹稷儗孔子孟子以子思比曾子皆絜功量德名與情稱而無疑者也或肆然而謬稱

之是猶子禽以子貢比孔子揚雄以韋玄成比顏淵司馬君實以揚雄比孟子陸希聲以闕比韓愈不見信於當時則取譏於後世其不可較然也然之數子者雖不足擬聖賢而其聲光之著於天下猶鈞之於石尋之於常非猶山阜之於蟻垤河渭之於溝澮也擬之一不當且若是況某何如者而以擬李翺蘇軾曾鞏以下七八君子奚為其可哉指鈞而謂人曰此石也指尋而謂人曰此常也驟而聞之疑者尚少也指蟻垤曰此山阜

也指溝澮曰此河渭也不駭以為過言則笑以為無目人矣彼七八君子者皆博特而雄達才高而文炳使其身不託於名人位不顯於當世猶有以聞於世而傳於後也況又得人焉而依之其卒能有立也豈不宜哉若某者才能不及其百之一恣意放言不善刻削任理所之欲盡即止未嘗專攻於是望以之而立名豈能追作者之體要而庶幾乎古之人哉而二兄乃云然竊恐識者以為過言矣然世俗可與語古不可與語今自昔而

然孟子大賢淳于髡且詆之揚雄韓愈皆傑然儒者當世談笑之此皆士之所不能免者也今其無古人之實而過得時譽豈今之俗異於昔哉何其不宜然而然也所貴乎美俗者以其毀譽公而是非當也宜然而不然者非也不宜然而然者亦非也二凡以英敏之資抗然以直道自許而過於譽也如此豈固有説乎抑期其至於此乎如期其至於此尤不敢處也世之稱七八君子者以文某於文雖嘗學焉然志不好也少之時學作文自

度其不可竊獨慕乎聖賢之道以為斯道非文則無以傳故又於文發之既而復以道之不至者不足以言文故嘗用心於三代秦漢之書考其氣運之高下參其言語之醇疵以觀其世之盛衰得失要其歸於道與否而準繩之以聖賢之規矩盖將習之以冀其熟焉行之以望其至焉考之於身以見其成施之於世以驗其功服之於身而傳之来世上以不愧乎天中以不怍於心下以有益於人而後止此某之志也若二兄之所譽而擬

者非某之敢望也二兄其謂誠然否乎急於自釋不覺狂僭二兄諒之所須二文在沈君處已久想已得也

答俞敬德　方孝孺

某鄙樸戇愚訥言行不能及古人器識不足以達時務然守其愚孑然莫與徒望望然高顧遐視而不合於時此固流俗之所笑且訕士君子之所不敢自是者也今足下猥加禮貌枉書賜問某察書中之言意欲望之以聖賢之道慇懃甚至某闕

矣雖少然握筆伸

紙工為文辭闕

好豐頤長髭言如轉丸步闕　為當

世所喜者不可闕　學彼皆自以為出羣之材經世之具使聖賢可至則斯人是已而足下顧以歸之僕奚可哉自他人而言且不敢居况足下秉深達之識讜直之論可否於殿陛閒其志信古忠正之士懇懇焉以愛君報國為心者自宜藐視一世不入眼睫而有取於某此某之所未解也足下茍取其文乎則華言而少實者古多

有矣未足以信某之為人茍取其貌乎自孔子不能無失宰予況於某哉雖然足下殆取其志也取其志則某嘗妄有不遜之論矣某六七歲時初入學讀書見書冊中載聖賢名字或聖賢良將相形貌即有願學之心每竊寸紙署其名與同輩諸學子闕而指麾之父兄雖加呵禁不止也既而年十歲餘漸省事見闕仕宦者不足道以為聖賢之學可以自立外至者不足為吾輕重也遂有慕乎道德之心又四五年侍先人北遊

濟上歷鄒魯之故墟覽周公孔子廟宅求七十子之遺跡閭陋巷舞雩所在潛心靜慮驗其所得慨然以為彼七十子者縱顔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使學之同時豈皆讓之乎但今世無聖人出不得所依歸故不若爾追今又五六年閲理兹多約心愈久始知古人未易卒至蓋其信道之心篤自治之法嚴故其所成近求之無遺行實用之有成功非近代虛寂者比也某誠信其然故不自放於俗每興傷今崇古之思積之既多發為

言語道政事必曰伊尹周公論道德必曰孔孟顏閔寢而思者此數君子也坐而誦者此數君子也用心一入於此猶恐流於過高如古狂人而不適於用是以深自制抑若中無絲毫學者見庸衆人猶且畏而却避之況大賢魁儒如曾子子思孟子亘千載而特立者焉敢覬其萬一哉足下乃以某為可庶幾而至此言一出惟恐流俗將以笑某者笑足下矣然足下無或怪其笑也孟子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屈原曰非俊疑傑庸態然

也近有人聞其狂言輒頓足撫掌如聞怪聲且欲來瞷形貌果類古人否所親者以告某笑應之曰形貌與今人不異但心似古人耳所親者亦大笑要之此事不必與流俗爭但汲汲力求千載以上之人為師以俟諸百世之下知不知不暇問也聞有無識者見足下應召爭論輒笑足下為愚此殆與兒輩之見無異聖天子下詔達郡縣有志者上疏以論天下利病唐宋以來常有之但今人不見便以為怪此可歎也有志者行事當洞達

如日月所持既定以此此而始以此此而終以此此而富貴以此而貧賤憂喜禍福付之於天何必校哉某頗有見於此故對衆人不敢發齒如癡人然又恐虛名無立久不敢與人往復感足下之愛且知受書沈思有觸於中不能自遏聊攄意一言五經之說實領至誨雪甚不可出餘候相見盡談

答俞景文 方孝孺

惠書以先大人遺德未傳於世而以銘文見屬辭氣懇

惻厚甚此固孝子仁人不忍死其親之美意然其之言豈足傳信後世哉古之傳世者雖不可勝舉而其大校皆豪傑之士道德充溢於中事功見於當時為天下所仰服故其餘言緒論之所及無意於傳而後世自傳之以其抑揚予奪為人之賢否輕重有獲著其名於文章之籍者輒相夸賀以為榮耀至於子孫猶倚藉為口實此皆以其人誠有可傳而然非特以其文也如范希文韓忠獻公程伯淳諸子其文辭固與人等耳後世傳而

誦之而凡為其所稱者因以炳著章明於天下豈非以其人之賢故耶使徒有文章而大者或不足若柳子厚劉禹錫及王介甫輩其身且不免為世所詆議其所稱引贊譽之人欲望世人之盡信不亦難乎故善為親圖者不在乎得可傳之文而在乎可傳之人其人傳文雖未至無害乎其傳也其文美矣而其人不掩焉縱美而不傳雖傳而不信秖足病其親夫奚補哉今足下慮親之名未著而欲傳之茍以其文則某非能文者茍以其

人則某之無能別於衆人也審矣而望其信於今垂於後世何為計之過而求聞之疎乎且世之風俗澆薄視人之文未論其工拙先舒紙尾覽官位爵秩故求文章者必於官位隆爵之人幸而得假其名輒拜受以去不復問其中作何語葢習使然也足下不於彼焉求而以某使誠美可傳亦將為人所輕詘冀在俗之信且不能致而何望後世之傳乎使後世之人好尚與人異某他日於道或有所成文或有傳未可知也使亦類今人之

為見某素賤士其身且不能自傳而安能傳乎人耶雖然以位而傳者猶器以丹漆而美也杞梓之器固有待於丹漆之飾其飾既亡而其美亦亡矣若夫金玉之器則不然其美天美也其貴天貴也人欲丹漆之且無所施而況有待於飾乎足下行義文學為士子師於人不妄有所取而獨有取於某意者其相求於丹漆之外也歟此之謂以古人之道見處而非汲汲於流俗之信也然則某亦安敢猥謂見棄於流俗而不勉乎銘墓之文

謹如足下之命其可傳耶其無足傳耶其信於今耶其傳之後世而信耶足下有以取之其必有以識之矣某何敢知焉

與樓希仁　方孝孺

得西行書勝接面談遠甚信乎足下之辯於辭也文章雖小事人謂之能言僕初不知識及出道歷吳楚至齊魯與梁趙秦晉之人交聞人談論能言者聲和而音雅詞切而義明理約而不亂端多而不複聽之使人灑然

不倦不能言者終日口吃吃不能達意雜亂滯澁如醉夢中語或故以蠻音俚説嘲哦嗅噫使人意悶不樂然後悟文之美惡正類此讀司馬遷史記終日數卷不倦及覽褚少孫日者龜策等傳未終紙已欲棄去文豈易為耶詞之美惡人之好惡繫焉人之好惡世之傳否繫焉而人以易為之甚可笑也近見他人文數篇讀之漫不成句得其句意不能屬得其意辭不能馴正與楚粤閭人僻處山谷不入中國者與之言果何人耶足下之

文譬如趙人與梁人語聲音已不大相遠雖時或失口尚有趙音然終是能言者非吃吃不暢者比也然僕有一說能言與否固為人之好惡又在審乎所言者何事韓非商鞅書正無與比然所言皆刑罰督責之術君子羞聽之揚雄文中子書雖擬古人不甚暢而所言多近道世猶有取焉豈非能言為難而合乎道者尤難也耶僕固楚粤語者然頗嘗與中國人談喜足下相知聊一出口

與郭士淵論文　方孝孺

吾郡之文闕有間矣僕行四方每見郡人詞令可觀者即喜況能文者乎是以自見吾兄心洋洋如有所得寢為加安而食為加旨非勉强而然也樂善之誠天性然也繼而又承寄以林君公輔之文且教僕曰試評其可否焉僕昔聞吾兄言固知林君之賢及展而讀之默而味之其思淵以長其辭辯以達不覺叩几三歎反復玩繹遂至夜深乖離旅寓之思為之頓消而沈伏抑鬱之

氣勃然奮起信乎斯文之可以悅人而吾郡之秀不可及也僕不才自居金華太史公之門當世士大夫多獲見之矣凡能文有名者皆得而觀之矣至誦其文而使僕喜愜無所遺恨者不數人豈僕識見鄙劣使然哉亦作者鮮臻其極故也太史公嘗與僕言而以為嗟歎蓋斯文之在人如造化之於物歲異而日新多態而善變使人觀之而不厭用之而無窮不失榮悴消長之常理乃足為文而世之人多不能與此樂蹇澁者以艱言短

語為奇好平易者以腐熟冗長為美或採摭異書怪說以為多聞或蹈襲庸談俚論以為易曉而不知文之美初不在是也古之名世者具可見矣以僕言之秦漢以下多紀載講論之文耳求如古之立言者未之多有也聖人之言不可及上足以發天地之心次足以道性命之源陳治亂之理而可法於天下後世垂之愈久而無弊是故謂之經立言者必如經而後可而秦漢以下無有焉然而猶足以名世者其道雖未至而其言文人好

其文故傳其言雖不文而於道有明焉人以其明道故亦傳二者俱至者其傳無疑也二者俱不至者其不傳亦無疑也以僕觀於今之人求其成文而可誦者且不易得況望其明道乎僕所以見吾兄與林君之文而喜者良以此也自古國家之興功崇而績偉政舉而教行天恐其或失墜也必生博特英達之士執筆而書之所望於將來者非兄與公輔輩而誰乎此非僕私於同郡而言雖太史公亦深望焉更為謝林君加意學問以法

六經為務倘有所得即以見教僕之几當不一叩而已也

與舒君　方孝孺

舒君足下某在鄉黨時嘗接奉川朋友輒知足下名斯時新自京師歸湖海間人物可數慨然發不得見之歎雖未一識足下然已久存乎心而著乎目矣昔有闕

人在京師以足下文見示且道足下材質甚美撫誦彌日恍然如聯席交辭神會意領不知相隔千里而限以二江也僕自十五六從先君學經讀古人文

頗思究其端緒然竊病今人與古不類自宋中世以下文未嘗敢觀時有所得私述而陰蔵之恥以示人及遊京師始出謁太史公公一見輒曰子吾徒人也遂送至弟子籍中由是日獲聞所未聞然後知斯道如此而今人之得者果非也蓋文與道相表裏不可勉而為道者氣之君氣者文之帥也道明則氣昌氣昌則辭達文者辭達而已矣然辭豈易達哉六經孔孟道明而辭達者也自漢而来二千年中作者雖有之求其辭達蓋已少

見況知道乎夫所謂達者如決江河而注之海不勞餘力順流直趨終焉萬里勢之所觸裂山轉石襄陵蕩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煙雲登之如太空攢之如綺縠迴旋曲折抑揚噴伏而不見艱難辛苦之態必至於極而後已此其所以為達也而豈易哉漢之司馬遷賈誼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揚雄則未也唐之韓愈柳子厚宋之歐陽修蘇軾曾鞏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李觀樊宗師黃廷堅之徒則未也於道則又難言也嗟乎此豈可

與昧者語哉今之世不幸斯事廢缺賴太史公起而振之一代之文爍然始完人以為公一儒者於世何所預而不知公之有功於斯世者至大也譬猶星辰之於天鬚眉之於人初無所預然而有之則天象修而人形妍無則晝夜乖舛而容儀陋劣矣葢公之文一本乎道德而氣足以暢之當其發難辨折紆餘反覆雄毅弘博雅而不深質而不淺擊刺交前弧弩皆發觀者駭眙失色徐而察之則固從容閒暇如無事時而不失揖讓進退

之禮此公之所以服四方之士而有誘民導俗之功者也某之獲見知於公者又何幸哉足下太學一諸生能自拔於千人之中以得公之稱譽可謂有過人之材矣公未嘗易稱人也公待人雖極恭和苟非其材一言不加許僕不肖猥蒙公之奬引以為教雖自知不足以當之而心亦私自幸非幸公之稱以為足也幸不棄於大賢君子庶幾可勉以入於道耳每患喪亂之餘英俊寡鮮求其人友之以俱而不可遇故屬心於足下也亦欲

相講說以同進於道耳僕性愚憨竊以為古人之言有是有非是其是而非其非乃為得之若以古人為皆然則不可也識者殊少未免為俗人所笑今足下乃病陸士衡文賦淺狹而有作竊竊敘述大意甚美士衡於道未有知所賦者特當時相尚之文固有志者所不讓足下病之誠宜第其中有不易之論如曰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又曰怵他人之我先彼未為無見但立志有非前人之意乃不然耳然其言之善者亦不可不

取世人或不察其立辭之說而徒取其所謂襲凡蹈故綴緝成篇者使論誦之盡氣而不得其向則不知士衡之論故也故繼以為告足下幸有以教僕僕亦不敢虛辱雖然吾儕之於文辭當法六經區區士衡又惡足置齒牙間哉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貢生臣朱鎮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一

餘姚黄宗羲編

書五

論文

答程伯大論文 朱夏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垂聲乎百世之下哉然而卒抱竒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此耶三

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纔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滅澌盡則信乎得之於天者非超然而不羣則難乎其以文章自命矣比辱賜書大抵未能達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為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甚不可也僕聞古之為文者必本於經而根於道其紀志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莫之辨也至其發言遣辭又奚以剽賊為工哉今不本於經不根於道而雜出於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

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驅並駕哉老蘇之文頓挫曲折蒼然鬱然巉刻峭厲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有譏焉者良以其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之才而立論又下蘇公甚遠則何望其言之立而不仆焉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繩乎其弗可以亂為文而不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文必先體製而後工緻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楝梁榱

桷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絶而不相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於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劒而肖於刀且猶不可斲車而肖於舟不尤以為迂且拘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去今雖全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刋落矣乃悉古書奇字而驅集鱗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顛倒裋褐也耶蘇子謂錦綉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

為服則綈繒之不若今先生乃欲集羣英以為華為好其亦異於作者之見矣世有寠人為覬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鑽而剽之幸而得其貨寶財賄以為得計矣一日徼者獲之則薾然盜也而至死不悟且役役焉割裂而綴緝之則其氣固已薾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排奡之力哉故夫蘭苕翡翠又烏覩夫掣鯨也且古之為文非有心於文也若風之於水適相遭而文生也故鼓之而為濤舍之而為漪蹙之而為縠潑之而為練激

之而為珠璣非水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也天之於物也獨不然乎纖者穠者丹者堊者莫不極其美麗而造物者豈物物而雕之哉物各付物而天下之巧莫加焉彼有昧於此者三年而刻葉巳且文猶樂也太古之音和平雅淡而風俗以淳人心以正桑間濮上淫哇煩趣而人心風俗蕩而忘返使先生而與聞制作將安取乎則何獨疑於文也先生教之曰苟無毛嬙西施之美質則不能不借夫粉黛之假以掩其陋是朽木可得

而雕糞土之牆可得而圬矣無鹽天下知其惡也被珠璣曳羅綺不足以欺天下之目使天下而皆瞽也則可奈之何天下之不皆瞽也先生殆未覩夫正色也先生又謂吾五常論其猶玄耶太玄擬易而作然易出於造化之自然而玄也者出於智慮之私而已故不能免夫牽合艱難之態先儒固已譏其勞且拙矣故今去雄千餘年而卒無好之者今先生乃欲著書以擬玄吾恐其不堪為覆瓿用矣先生又謂吾嘗作詩命其集曰胡盧

且魯論詩序言詩之用若彼其博也而先生直以資人之笑視古詩之風亦少貶矣此亦好怪之過也先生卒教之曰其覰吾文也還以一言庶有以知君子之是是非非也宋之季年文章敗壊極矣遺風餘習入人之深若黒之不可以白當此之時非返之則不足追乎古先生之心自以為過之矣而烏知其異於彼也先生之文始欲其奇也而卒以拙始欲其麗也而卒以惡始欲其雄也而卒以弱其風格言論莫不叛於古矣則亦難乎

摭而言之矣且先生既與吾異則僕雖言之而無當於其心矣僕欲挽先生於迷途則願悉吐出其中之緼取韓孟文日夜誦之覺巳之見與向者異焉然後一吐其辭庶有合乎僕於學廢棄之日常多加以怠惰不力然於作者之風致竊有見焉故敢畧陳其説

答孟左司書 劉迪簡

余年二十餘慕為古文即悟其人有古道本能為古文所謂古文狀其人平生所好之古道耳及年愈大益悟

文乘氣而有也是故紬繹心思乘氣以綴文而註之簡册之上猶如人騎善行馬援轡在手盤辟往復於羊腸蟻封之間也年少時志不足以勝氣為氣所驅使未免用壯其勢突兀後乃取舊所為文視之甚可羞赧因又悟氣充滿一身倘武縱其所之如龍驤虎躍能排軋萬物必也持志内牧施銜勒為控御然後歷都過闕步驟中節鏗鏘乎和鸞之聲容與乎曲水之側於斯際也發而形諸語言則為節制之文仁義之學矣然人生禀氣

其清明入髙品者最不易得而文人御氣無促數之患周旋折旋中規矩者又不易得是故三代以後漢唐宋之文人稟氣秀出於藝文之科御氣無前於天下之士者如司馬子長神情散逸最喜明姦利又善為人寫生諸王子王妃將軍文吏情態兼窺求猥褻陰私靳不失其神類言常人所不欲言者班孟堅似懲司馬氏微傷蕩佚乃本左氏謹忍不放庶幾冠佩長者氣象而其創體張布廣遠如深山大澤龍蛇生焉韓退之稱物肖形

斤斤撙節不妄許與如霍大將軍出入禁闥進退有尺寸望之衣冠儼然視瞻不凡信其為古之立言君子歐陽永叔蔓延宛轉蘭筋柳骨如神於縫者滅盡針線之跡但覺織成一片蘇子瞻用其天生自然之材置身九仞之高下視城中烟火雞犬啾啾舉皆凡近無足道者此數君子稟氣間生御氣合度固已長鳴於百世矣又不知未来天下百千萬年所生文士其情狀設施與前文人又何若也夫氣最善變者也故萬有不齊難得駕

馭凡文人御氣以作則者可貴乘氣以加人者不足貴古今稱文人無行正謂乘氣以加人號呼跳踯有狂蕩之態也若夫調伏之氣始由一縷馴致絪緼屈曲縈連或為東西或為南北其為人也必然尊尚道德樂於政事虛已而下人薰心而憂世志常帥氣百行其旋則可脩辭以立誠垂文以作則載道以傳後之人矣此慕乎古之道者所為文也余所見太原孟左司其氣蓄方剛其行躬懿美其文績古雅間以書見貽謂僕實好文而

真識文者也余嗜古文幾三十年中間一二朋徒喪落未嘗敢以語諸人及来金陵一見左司公酷喜其嘗用力於讀古文而考其然不然又嘗工於爲古文其文必放古至於命意遣辭沛乎其氣而不為氣所使況歷官行事四五十年所在稱廉平文之有本也固如是矣凡此皆古文人第一流余焉得不從之游然而孤詣愈深而人從之者愈少徒多為時所憎惡以取窮耳間有好事者則以為業是工專可圖不朽間者之言然矣然

朽不朽繫乎天若圖之則幾於侈心生是又不可以不辯也

與徐景琛書　柯暹

六月二十八日執事褻服来訪以慰間闊在他人莫不以為簡而某則以為愛其相知不深矣乎少焉别去於道間教以勿事文而工於字始聽之以為愛我退思之又疑其為薄我欲默不堪敢以為請執事之意豈以文為難言非區區之所能學耶以字之工足以深於道有

不待於文耶以文與字為兩途如公私善惡不容並進欲其專於一有成耶抑以文非君子之所尚耶以其為輕俊不當作文以自壞耶云爾則薄我孰甚且先正立法以文或溺習字或喪志故憂之執事不禁其字而獨禁其文非先正立法之意矣文者載道之器聖賢之明乎斯道者必深乎斯文也為聖賢之徒舍文無以謂非君子之所尚可乎文謂之文字謂之字固不可以相通名然學文者不害其工於字學字者不害其工於文可

以交致其力而並進不若公私善惡判然為兩途而不可以並進也雖不可判為兩途亦不可視為一律如仁義二字三尺童子可識可書仁義之理非聖人不能盡而謂字之工足以深於道不待於文者豈理也哉文固難言也固難學也然不悖於理則可謂之文非必聖賢其意淵源其理高古其詞而後謂之文也自孔孟至於程朱六經傳記之文凡幾類皆聽其傳於世其不得傳者必與孔孟程朱六經傳記之文大相謬戾苟有於此

惓惓焉惟孔孟程朱六經傳記之文是法焉窮耳目心思之力以圖之雖區區庸愚亦或可學學有不得不能傳於世亦可稱於人曰文何可以不能學而不學也或曰文必工而後可否則莫為然今之論文者卒宗於韓曰識見博議論正地步高章法句法字法不苟然其言亦未必能六經也韓子學聖人未六經其言而亦言之則今之學韓者必俟其至於韓而後敢言也俟其至而後敢言則韓之後文寡矣今之時又寡矣執事常為文

自以為與韓何如何其於已則輕以約於人則重以周與或又曰與其文不工而不傳不若字之工而可傳其則曰寧學而不工不可懼其不工而不學學冀乎成志也不成者才之罪也其寧為此而不為彼也且文雖無孔孟之善更千萬世千萬人傳之皆可見其真也字雖善如鍾王勒之金石一更其摹已不復見其真矣是故今之誦蘭亭之文者皆是識蘭亭之墨者曾幾何人哉況古之善書如逸少歐陽詢虞世南顏真卿趙子昂之

數君子未嘗不能文不但模寫成書與人為謄録而已今之名公鉅儒見某未嘗有以不可而不勉使學文者獨執事不欲某學文而多索其書是以匠視某也果愛耶果薄耶幸明教我無使惑於歧則庶乎稱於人曰執事與某為知己也商確之言涉於不敬幸恕

答丁鳳儀　童軒

某再拜鳳儀賢友兄足下僕性迂鄙於世事無所通曉惟嗜讀書以識理道為務故於衆人之所甚好者僕反

視以為後衆所忽易者僕則先之惟恐或失以是率常寡合於人矧今居閒處獨宜足下棄去而不友者顧乃貶損道德颿以雄文藻句又欲推而置諸盧扁大匠之列何足下之用心殊於人人而有以同於僕也莊周氏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亦跫然以喜況若足下者奚第足慰孤寂者耶然足下既欲置僕於盧扁大匠之列又欲自處以病夫棄材之地志峻而辭卑學優而心下古之有德必有言者其若是乎然僕聞之時不用之謂棄

道不行之謂病以僕迂鄙承乏東臺侍從固不可謂時之不用矣然碌碌庸庸無所建明以自表暴於世則是道之不能行也道之不行所謂病者正在於僕未聞已病而能起人之病者也尚敢以盧扁大匠居乎雖然厚德不可虛辱請以盧扁大匠之事喻之且人之病有瘵者有盲者有痿痺不仁者有結閡者不一類而足也茍使不善醫者治焉則瘵必艾之盲必鍼之痿痺必按摩之結閡必疎利之病去而人無全矣盧扁則不然治人

之病必以理元氣為主滋調補養日累月增閔閔然若望嬰兒之長由是瘵者肥盲者瞭痿痺者起結閡者通非善醫乎至若才之生有樠㮙者有櫟株者有大合抱者有小拱把者亦不一而足也茍使不善匠者用焉則㮙必熨之櫟必刓之大必斲之小必劃之而木無全材矣大匠則不然於是因木之材㮙者為櫨櫟者為梓抱者為棟楹拱把者為榱桷非善匠乎嗟乎為文亦若是而已矣故文必以養氣為主氣盛則理充向使不言則

已言則蔚然而成章犂然而中度綱目相因首尾相應不猶善醫者必主元氣善匠者必因其材以適諸用乎彼有號文章家者務剽賊以為奇工斲削以為巧元氣日傷材性日失曰吾之文孟軻揚雄之文也吾之道孟軻揚雄之道也噫不亦優孟之似孫叔敖乎是殆病於心而不知朽於根而弗悟也雖有盧扁大匠其能奈之何哉足下有見於此故發言必要諸理吐詞必據諸經猶鍼砭不施而榮衛自周斲削不加而繩墨自具庶幾

無是病而有是材也雖然不知足下欲蘄勝於今之人耶抑欲蘄至於古之人耶苟欲蘄勝於今則凡今之後生新進才讀數十卷書者皆能簸弄筆墨操觚引繩以誑耀於聾瞽之俗所謂能若是是亦足矣如欲蘄至於古之人僕則以為必養其氣必畜其材闕　天下之闕　盡格天下之物盡識天下之闕　然後始闕　則氣不餒而材不匱雖不蘄至於古之人而已至於古之人矣孔子曰後生可畏今之奮然起於孟軻揚雄之後

者安知不在足下乎述懐原學答宗誼三篇比舊尤佳

鼓行而前此其戈矛也足下勉之

答丁鳳儀書　童軒

軒白鳳儀秀才足下伏辱牋教有以知足下志古學薄

仕進恥科舉之文以為類諸俳優而不足為此皆賢人

君子之所宜存非特足下之自志如此而軒之所以望

於足下者亦以此也足下之言曰自六經而下越兩漢

唐宋諸子百史與天文地志歴數兵畧諸書咸欲一閲

其門户沿流溯源欲俾區區道其入海之地豈以軒爲
粗知理道亦嘗從事於文藝之末者耶夫以學文之人
而欲導以入海之地譬猶適九折之坂而驅盲者先登
固將擿埴索塗終日而不得其所向也是故其志則高
其學則勤惜乎所驅以向道者非其人也雖然以足下
向道之心汲汲於知茍有知者亦將徊載以進况軒辱
在知愛敢不聊誦所聞以少答來教乎軒聞之古今之
爲文者不一言人人殊有滄海之文有江漢之文有川

澤之文有溪壑之文不可一律齊也是故六經之為書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昭如日星所以扶綱常闡倫理繼天立極垂憲萬世而無弊所謂文章之滄海也下及西漢司馬遷之史記劉向之説苑賈誼之新書所以述時事敷王道以明治化之本實文章之江漢也唐韓愈之原道原人等篇柳宗元之守官四維等論所以正人心救時弊以推治道之迹實文章之川澤也宋有歐陽修之本論曾子固之洪範傳三蘇父子之雜

著章疏所以陳鑒戒明得失以備為治之具又非文章
之溪壑乎他若莊周列禦冦韓非鄧析之書雖時時有
合於道其視六經之文殆猶滄海之於蹄涔𪉈鳥足以
語道哉然學者要必緼六經以立其本貫諸子以資其
用蒐百氏以充其才旁及天文地志律歷兵制之書又
所以博其趣也嚮使棄其本而不求則亦潢潦無根盈
朝涸夕雖有器用之良才識之富其能免於蠡測之患
乎故軒以為向道者必以六經為之本也六經皆古聖

賢之言也所謂文章之滄海也舍六經而惟子氏之求其殆韓子所謂航斷港絶潢以望入於海其不可也足下所謂自六經以下諸子百氏皆欲一闖其門戸則庶幾知所先後矣嗟夫學莫先於立志足下信有志不羣者也志之不已豈徒闖其門戸而已固將升其堂而又將入其室也既入其室由是藴之為德行發之為文章建之為事業固非今之所謂科舉之學可槩論也然科舉之學同本於六經同出於子史百氏而其所以不

同者非直以其文有古今之殊蓋以業其文者率多陋儒小夫惟欲記誦口耳之學竊科名以階顯榮逐利禄以活妻子故耳使其誠能以道德事業為高則今之學即古之學又何科舉之足恥哉龜山楊氏所謂科舉非所以得人豪傑之士由之而進者此也足下固不能無感於此而其志不欲以利達為急亦灼灼明矣軒於足下為同門而於所學忝同道故因足下之請自不知其喋喋如此辭鄙義拙惟足下亮擇焉幸甚軒再拜

與文宗儒書　李東陽

承手書知滄洲集已録出將就梓足見惓惓故舊之意亨父有靈當憮然於地下矣但所示様本每卷前一頁有撰述刪定校正刋行等名號似為不典此集為滄洲作何必言撰舊藁去取乃諸同年更議互訂何以獨歸一人校正之職乃後生晚進施於前輩者尤為非當而刋行名氏則宜執事著一跋語殿諸卷後亦未有標於卷首之例四者之中無一可者且今韓柳李杜諸大家

集本具在其有無事例不辨可知至於栝蒼乃處州郡名施於亨父又不知何以為據向所奉託止云録藁重訂乃可入梓正恐有失而不意其失之至於此也今望亟以録藁見寄如已入梓亦須除此四行各以卷後五言律一首以補其闕庶免貽笑好事為盛德美事之累惟深諒此情不吝改作為幸不然則不若不刻之為愈也辱示近什尚稽攀和正坐此事惶惑故未暇及耳不罪不罪

上楊先生鏡川公　章鎰

近承先生不鄙節以所著文稾見授命鎰訂正亥豕魯魚且俾差其優劣顧惟樸騃之資烏足以當昭明之任然而身處寂寞困頓之鄉日無軫轕倥偬之務安敢虛辱尊命而不用其心也哉連日莊誦始得以究知萬一蓋先生之文氣燄似韓駢儷似柳要之皆雄健與衍而無艱澁枯槁之病若走輕車於熟路也若長江大河滾滾東注而不竭也若蒲梢駃騠不施控勒而馳驟於康

莊大道也反覆而涵泳目悅心醉恍然深入寶藏珊瑚琥珀精金大貝照乘之珠連城之璧充牣於前則固已識其為希世之珍皆欲把玩而不忍釋手第愧非石崇王愷素有而富畜之者夫豈能妄議其價耶縱使勉强一置其喙必將以好為惡以稱意為恠豈不重貽識者之誚哉雖然顧竊有告也粵自西漢文章家若司馬相如董子揚雄劉向之徒卓卓乎不可及其所以傳後者皆不見其多僅僅有數唐之韓柳並駕齊驅其集除詩

賦外諸體之文韓三百餘篇柳四百餘篇而已其他不能徧舉今先生文集鎰所見者計自天順戊寅以至成化癸巳十餘年間篇數已兼韓柳二家戊寅以前癸巳以後未及見者尚多合而計之無慮千有餘篇可謂富矣鎰不敢更以前賢瀆聽如我朝楊文貞為文亦負重名正統間有東里集行世人皆願見而樂得之近者其子導刋其全集人厭其煩未及展卷而先已欠伸矣文果以多為尚哉先生著述不特文耳外又有諸體詩有

私抄等書幾至充棟若一一刋行為費甚大莫若斂博而約之逌為精當事在先生親自裁擇以定去取行世者詩歌為類文具諸體各不過三四十篇亦已多矣餘為別録以藏於家可也鎰又惟諸家文集以年所為類者不若以體製為類便於觀覽他日定豪以體類如何愚不自量狂僭之甚望矜恕而允聽之萬幸

與李空同論詩書 何景明

敬奉華牘省誦連日初憮然若遺旣渙然若有釋也發

迷徹蔽發助激成空同子功德我者厚矣僕自念離析以來單處寡𩔖格人遯德程闕元龜去道符爽是故述作靡式而進退失步也空同子曰子必有謣謣之評夫空同子何有於僕謣謣也然僕所自志者何可弗一質之追昔為詩空同子刻意古範鑄形宿鏌而獨守尺寸僕則欲富於材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做形迹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僕之愚也近詩以盛唐為尚宋人似蒼老而實疎鹵元人似秀峻而實淺俗今

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作間入於宋僕固蹇拙薄劣何敢自列於古人空同方雄視數代立振古之作乃亦至此何也凡物有則弗及者及而退者與過焉者均謂之不至譬之為詩僕則可謂弗及者若空同求之則過矣夫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是故乾坤之卦體天地之撰意象盡矣空同丙寅間詩為合江西以後詩為離譬之樂衆響赴會條理乃貫一音獨奏成章則難故絲竹之音要眇木革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并棄要眇

之聲何以窮極至妙感情飾聽也試取丙寅間作叩其音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辭反常色淡黯而中理披漫讀之若揺鞞鐸耳空同貶清俊響亮而明柔澹沈著含蓄典厚之義此詩家要旨大體也然究之作者命意敷辭兼於諸義不設自具若閒緩寂寞以為柔澹重濁剜切以為沈著艱詰晦塞以為含蓄野俚輳積以為典厚豈惟繆於諸義亦併其俊語亮節悉失之矣鴻荒邈矣書契以来人文漸朗孔子

斯為折中之聖自餘諸子悉成一家之言體物雜撰言辭各殊君子不例而同之也取其善焉已爾故曹劉阮陸下及李杜異曲同工各擅其時並稱能言何也詞有高下皆能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若必例其同曲夫然後取則既主曹劉阮陸矣李杜即不得更登詩壇何以謂千載獨步也僕嘗謂詩文有不可易之法者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也上考古聖立言中徵秦漢緒論下采魏晉聲詩莫之有易也夫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

之法亡於韓詩弱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於謝比空同嘗稱陸謝僕參詳其作陸詩語俳體不俳也謝則體語俱俳矣未可以其語似遂得並例也故法同則語不必同矣僕觀堯舜周孔子思孟氏之書皆不相沿襲而相發明是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實聖聖傳授之心也後世俗儒專守訓詁執其一說終身弗解相傳之意背矣今為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泯其擬議之迹以成神聖之功徒叙其已陳修飾成文稍離舊本便自

杌棿如小兒倚物能行獨趨顛仆雖由此即曹劉即阮陸即李杜且何以益於道化也佛有筏喻言捨筏則達岸矣達岸則捨筏矣今空同之才足以命世其志金石可斷又有超代軼俗之見自僕遊從獲覩作述今且十餘年来矣其高者不能外前人也下焉者已践近代矣自創一堂室開一户牖成一家之言以傳不朽者非空同撰焉誰也易大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徳行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故可以通古今可以攝衆妙可以出萬有

是故殊途百慮而一致同歸夫聲以竅生色以質麗虛其竅不假聲矣實其質不假色矣茍實其竅虛其質而求之聲色之末則終於無有矣北風便冀反復鄙說幸甚

駁何氏論文書 李夢陽

某再拜大復先生足下前屢覽君作頗疑有乖於先法於是為書敢再拜獻足下冀足下改玉趨也乃足下不改玉趨也而即摘僕文之乖者以復我其言辯以肆其

氣傲以豪其旨軒翕而峭嵺僕始而讀之謂君我詠也已而思之我規也猶我君規也夫規人者非謂其人卑也人之見有同不同僕之才不高於君天下所共聞也乃一旦不量而慮子乖於先法兹其情無他也子擿我文曰子高處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又曰未見子自築一堂奥突開一户牖而以何急於不朽此非仲默之言短僕而諛仲默者之言也短僕者必曰李某豈善文者但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耳必如仲默

出入由已乃為舍筏以登岸斯言也禍子者也古之工如倕如班堂非不殊戶非同也至其為方也圓也弗能舍規矩何也規矩者法也僕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僕竊古之意盜古形剪截古辭以為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猶班圓倕之圓倕方班之方而倕之木非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夫筏我二也猶兔之蹄魚之筌舍之可也規矩者方圓之至也即欲舍之烏乎舍子試築一堂開一戶

措規矩而能之乎措規矩而能之必并方圓而遺之可矣何有於法何有於規矩故為斯言者禍子者也禍子者禍文之道也不知其言禍已與禍文之道而反規之於法者是攻子亦謂操戈入室者矣子又曰孔曾思孟不同言而同至誠如尺寸古人則詩主曹劉阮陸足矣李杜即不得更登於詩壇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予之同法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子以我之尺寸者言也覽子之作於法焉蔑矣宜其惑之

靡解也阿房之巨靈光之巋臨春結綺之侈麗楊亭葛廬之幽之寂未必皆倕與班為之也乃其為之也大小鮮不中方圓也何也有必同者也獲所必同寂可也幽可也侈以麗可也巋可也巨可也守之不易久而推移因質順勢融鎔而不自知於是為曹為劉為阮為陸為李為杜即今為何大復何不可哉此變化之要也故不泥法而法嘗由不求異而其言人人殊易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謂此也非自築一堂奥自開一户牖而

後為道也故予嘗曰作文如作字歐虞顔柳字不同而同筆筆不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長也短也疏也密也故六者勢也字之體也非筆之精也精者何也應諸心而本諸法者也不窺其精不足以為字而矧文之能爲文猶不能為而矧能道之為仲默曰夫為文有不可易之法辭斷而意屬聯物而比類以兹為法宜其惑之難解而詖之者易摇也假令僕即今為文一通能使辭不屬意不斷物聯而類比矣然於中情思澁促

語嶮而硬音生節拗質直而麄浅讃露骨爰癡爰枯則子取之乎故辭斷而意屬者其體也文之勢也聯而比之者事也柔潛者思含蓄者意也典厚者義也高古者格宛亮者調沈著雄麗清峻閒雅者才之類也而發於辭辭之暢者其氣也中和者氣之最也夫然又華之以色永之以味溢之以香是以古之文者一揮而衆善具也然其翕闢頓挫尺尺而寸寸之未始無法也所謂圓規而方矩者也且士之文也猶醫之脈脈之濡弱緊數

遲緩相似而實不同前予以柔澹沈著含蓄典厚諸義進規於子而救俊亮之偏而子則曰必閒寂以爲柔澹濁切以爲沈著艱窒以爲含蓄俚鰊以爲典厚豈惟謬於詩義并俊語亮節悉失之矣吾子於是乎失言矣子以爲濡可爲弱緊可爲數遲可爲緩耶濡弱緊數遲緩不可相爲則閒寂獨可爲柔澹濁切可爲沈著艱窒可爲含蓄俚鰊可爲典厚耶吁吾子於是乎失言矣以是而論文子於文乎病矣蓋予徒以僕規子者過言靡量

而遂肆為峠嵺之談摘僕之乖以攻我而不知僕之心無他也僕之文千瘡百孔者何敢以加於子也誠使僕妄自以閒寂濁切艱窒俚轃為柔澹沈著含蓄典厚而為言黯慘有如搖鞞擊鐸子何不求柔澹沈著含蓄典厚之真為之而遽以俊語亮節自安耶此尤惑之甚者也僕聰明衰矣恒念子負振世之才而僕叨通家肉骨之列於是規之以進其極而復極論以冀其自反實非自高以加於子傳曰改玉改行子誠持堅白不相下顧

再書以復我

再與何氏書李夢陽

前書與子論文備矣然僕猶謂不證諸事則空言不切不切不信夫子近作乖於先法者何也蓋其詩讀之若摶沙弄泥散而不瑩又麄者弗雅也如月蝕詩妖遮赤道行是耳然闊大者鮮把持又無鍼線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䟽者後必密半濶者半必細一實者必一虛疊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謂法圓規而方矩者也

沈約亦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即如人身以魄載魂生有此體即有此法也詩云有物有則故曹劉阮陸李杜能用之而不能異能異之而不能不同今人止見其異而不見其同宜其謂守法者為影子而支離失真者以舍筏登岸自寬也夫文與字一也今人模臨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書何獨至於文而欲自立一門戶耶自立一門戶必如陶之不冶冶之不匠如孔之不墨墨之不楊耶

此亦足以類推矣且仲黙神女賦帝妃篇南遊日北上年四句接用古有此法乎水亭菡萏風殿薜蘿意不一乎蓋君詩徒知神情會處下筆成章為高而不知高而不法其勢如搏巨蛇駕風螭步驟即奇不足訓也君詩結語太拙易七言律與絶句等更不成篇亦寡音節百年萬里何其層見而疊出也七言若剪得上二字言何必七也僕非知詩者劇談偏見幸君自裁之耳君必苦讀子昂必簡詩庶獲不遠之復亦知予言之不佞不然

終身野狐外道耳狂悖弗自覺縷縷至此悚懼悚懼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一